

夢鎖泉漳兩岸情： 試論李昂《七世姻緣》的跨地情愛書寫

廖炳惠^{*◆}

摘 要

李昂不斷在她所撰寫的小說之中，針對性愛與支配、迷失及其權力關係去做鋪陳，在此同時，她也就情色與政治、夢魅與家國、美食與品味等議題加以演繹／譯，扣緊臺灣的選舉、商圈及流行文化，提出可觀的敘事。她的近作《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以兩岸戀情為題，刻繪臺灣與大陸之複雜互動，進一步將情色與國族想像推向更加敏感的身體與政體空間。本文以兩岸之政商關係去切入，探討其小說中的跨界「性」。

關鍵詞：李昂、《七世姻緣》、泉漳、兩岸、情愛書寫

^{*}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川流講座教授。

[◆] 主編按：本文經作者同意，曾委由江寶釵教授協助內文及書目的編修。江博士現為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臺灣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一、前言

李昂對飲食男女的情有獨鍾，是眾所皆知的；她對殺夫、香爐、迷園、女鬼、美食的性愛、欲求及其身體政治，做了大膽而令人眼睛一亮的鋪陳，她的著作在國內、外已有多人討論。而且大致針對李昂的性愛書寫策略及其小說中女權的定位問題，一直有各種新的論述主張出現。如果我們以李昂以往那種挑釁性的情色書寫細節來看她的新作《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會感受到在幾分似曾相識之中有些新的創發層面。然而，據小說家自稱，這部作品迄今未能在臺灣海峽兩岸三地及海外引起迴響，頗令她感到不解。本文是在這種眾皆保持沉默的詭異氣氛中，又目睹兩岸經貿協議（ECFA）框架簽署在即，如何去解讀兩岸之關係，實有其迫切性，這部小說因此有看頭。

首先，敘事者不斷回到童年的「七世姻緣」故事框架，當它是前生與今世的複格、遁走與主題變奏，藉此呈現出臺灣與中國在文化情德上的多重歷史糾纏，儼然是宿命或掙脫不了的冤孽業報，不易有任何解決之道。其次，是以一位中國官方的文化人、有婦之夫為對象，輔以海外六四異議份子，對照著在臺長久的男友，透過多角關係去經營彼此的吸引與排斥，追憶及逃避，認同與否定之錯綜情節，去影射「西進」與「本土」策略於國內、外政經、文化、傳染病疫的新態勢之中，於跨地網路之間所做出感情的抉擇，往往逾越了意識型態與集體記憶的藩籬，形成既癡迷又想揚棄的兩難格局。

其次，李昂何以在兩岸關係逐漸改善，於馬政府不斷對中國示好、示弱的新政治格局之中，推出此部作品，而且將臺灣界定為女性；更加不堪的是，是中國官僚的「二奶」，樂於「解放」中國男子（從周曉東到王洋），自甘於愛慕中國的角色？李昂與民進黨的關係有相當的歷史，她往往也被視作臺灣本土的聲音之一，從她的鹿港、北港、臺北到最近的海峽兩岸，可說令人感到突兀，為何她從民進黨的「同路人」變成「外人」，甚至以何方的身分，去向中國官方「示愛」？這個面向值得再細部演繹／繹。

第三則是李昂一向對遭欺辱或壓抑的女性、女鬼（見《殺夫》、《迷園》等），在其遭到打壓之際，予以反彈及抗暴的空間。在《七世姻緣》中，何方是否具有此一陰性革命的潛能，可在中共打壓之後倖存？

最後，這部小說的旅遊與情愛經驗企圖超出兩岸之民族想像社群圈套，依稀透露了新的人文地理途徑及新中產階級跨國愛情的另類主張。

也就是在這三個論述層面上的多元交叉互動，由「七世姻緣」的神話（mythological）到國共意識型態（ideological）乃至雙方情愛與政經、文化交流的身體真實接觸

(factological)，李昂的近作不僅針對中國的古典愛情傳說，也深刻切入兩岸激烈演變又難分難解的現況。¹

二、「似曾相識」——神話靈視與肉感情欲的對位交響

小說一開始的雋語：「我們講同樣的話，使用相同的文字，可是我們如此相同卻又全然不同」，²對整部作品有提綱挈領的作用。當然，文字與書寫方式其實兩岸有繁、簡體之分，並不全然相似，而且在口音、腔調及用語上也頗多差異，即使是北京與上海、廈門也有顯著的異質性。將臺灣與中國說成是「如此相同」大致是個概括式的講法，何況小說中女主角何方所深愛的中國男子周曉東均是原出自福建的泉漳，與臺灣有其閩南文化的連結，與北方、西北或其他邊疆地區的中國人，乃至海外的華人，在選擇原則及其文化符碼之意義系統上，一方面是精心營運的採樣，另一方面則是在「異中求同」，找最大的公約數。尤其在族群文化的背景這一面向上，周曉東到臺灣，置身於絕大主流的閩南人之中，並不會有太多離家漂泊的失落感，無怪乎何方於 101 大樓與周曉東再見面，衝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居然是：「老天！你真像個臺灣人。」³

何方與周曉東的「似曾相識」在一開始便推向神話論述中的「七世姻緣」框架，前世無法結合的情侶幾經歷史、時空流轉的波折，分分合合，產生出主題與變奏式的再現形式，而且也將臺灣文化認同的真實問題與統獨的意識型態加以區隔，但也同時加以複雜化。臺灣人從小就讀中國神話、傳奇故事，怎能脫離此一文化傳承的牢籠？語言與文化的束縛既拉近何方與周曉東，但又因彼此意識型態與身分塑造的過程的差異而饒不相同。周經歷過文革，能言善辯，往往讓何方處於沉默被動的態勢，尤其小說中對周曉東之作爲新興中高層領導人之涵養及其營運模式頗能一針見血，描繪出中國官商代表之城府、胸襟之內斂自制，（頁 133）甚至用心之精密、幽微，令人在深不可測之中，有莫名的恐怖與無以預期的暴力感。相較之下，臺灣人的直爽便顯得格外天真，容易受騙。何方本身相當明白這種關係的對比，她從「藍色水母」到好友遭北京男人始亂終棄；乃至許多臺商的淒涼故事，均可看出其端倪，「斷橋」事件更是對未來的災難有所預示。

儘管中國與臺灣隔著臺灣海峽，何方從小聽到的「七世姻緣」的傳說卻深植心中，讓她在一個兩岸三地的文學會議中第一次見到周曉東，便從「笑弄」及不快，邁入「著意」，感覺出他的不同，乃至彼此在神話論述層級的連結，而此一連結則在地獄谷「巫女之湯」

¹ 本文思考架構主要是以 Roland Barthes 的 S/Z (Hill & Wang, 1970) 為根據。

² 李昂：《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臺北：聯經出版），正文前雋語。

³ 同前註，頁 262。為免淆雜，以下引文皆以括弧夾注標示頁碼，不另出註。

旅遊，於湯守觀音的雨霧之中，發現到彼此的凝視（或者應說是「靈視」）。一開始，何方有意無意地去招惹周曉東，她「本來只想笑弄他，然周曉東的平和與從容以對，讓何方開始收斂自己，並感到他事實上並非那麼平板，與無趣。何方之後還更要知覺到，除了謹守分際，周曉東事實上一直在忍讓她，一開始她以為是出自——他來自的泱泱大國中國，他要有大的氣度，他還是個男人。可是她很快知曉這忍讓還部份來自他對她的縱容：／他知道？以為？／她是那一向任性被寵壞、臺灣來的嬌嬌女。他不能跟她怎樣，因而只有不予理會、忍讓。她從而感到心疼。她不知為什麼不服氣的想要探測這忍讓的程度，只有去挑釁他。」（頁 18-19）

在一起看湯守觀音的時候，「何方不知怎的感到，在自身的凝視裡有著身後斜後方周曉東的視線——她，何方——看著的眼中——有他，周曉東——在看的。／她、他，（他們）一起在看。／透過他的眼中，她、他，（他們）一起在看。／（可是她與他一前一後還斜對著，兩人再怎樣都無從有平行的視線。）／無盡的紛亂，心念百轉千迴的瞬間飛馳。她、在看、那湯守觀音、撩人的渾圓挺立傲人胸乳……他的眼中、視線裡、同樣是、那湯守觀音、撩人的渾圓挺立傲人胸乳。／（透過她的眼中，她、他，他們一起在看。）／卻是她還心知肚明的知道，身後不遠處的斜後方——／他——在——看——她／重重疊疊／疊疊重重／的／紛亂／然後何方感到，從周曉東的視線、從她、他，（他們）搖移、破碎、時斷時續，但應是共同的視線裡。」（頁 71-72）

在這個邁入神話靈視與性感肉慾之眼，彼此密合之際，人我與時空為之混淆，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交叉、糾纏。「而心中千迴百轉思緒混雜糾結，片時片刻無數無盡飛閃的影像，搖移、破碎、時斷時續。／是他在看？／是她在看？／還是這回是她重疊在他裡面，透過他的內裡、他的眼眸、他的瞳孔、他的視線——／重疊／看。」（頁 73）

在此一景中，周與何的七世姻緣「迎面而來的籠罩，整個人都被包圍在其內」，神話餘韻的盤旋直到兩人同床更進一步發展，由愛（love）此一神話層次到愛（sex）的真實層面，但彼此一已有婦，一有男友，再加上文化、地理環境所造成的性意識型態差異（sexuality），則造成吸引及排斥的糾葛（entanglement）。何方也嘗試過接納另一種中國男子，但「異議份子」的性障礙卻只道出中國六四流亡人士的自憐與無能。在長篇大道，激越批評的熱情底下，其實是想引起注意，不僅「對中國還有所希求」，而且人雖在海外，談來談去儘是中國，不斷夢想「大國崛起」的虛榮。（頁 103）對於這兩種類型（在位與流亡）的中國男人及其性愛表現，小說中有十分具體而微的描述，但是其細膩之處則在其象徵意義，一個是藉酒之外力去振奮及麻醉，另一個則是紛亂重疊、由內引爆的交融共鳴。值得一提的是，李昂對周與何的發功、極樂之情景是用第一人稱來敘述那種興致淋漓的過程，由期待綺思到極致歡暢（jouissance）中找到累世不滅的姻緣印記，（頁 209）以致「圓圓滿滿的進入對方的懷抱裏」，（頁 211）儼然是佛洛伊德（1865-1939）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955) 中所說的重返母體在大海徜徉的完整感覺 (ocean feeling)。

相較之下，何方與她的臺灣男友陳定國則像長期夫妻，「太過熟悉了後也在失去樂趣」(頁 163)，最後是受到 SARS 的感染下，陳定國被送進和平醫院，雖然肺部纖維化，留下永久性的傷害，但保住了性命，尤其與一位年輕護士培養出患難與共的感情，讓何方在歉疚中得以切斷與過去（或臺灣長期男友交往）的聯繫。何方與陳定國的關係只停留在性愛與世俗時間 (secular time) 內的操作範疇，是直線性 (linear) 而且容易耗盡，因此是可以取代（何方常把周與陳想成是相互替換），而何方與周曉東的愛則是更神奇而超越抽象時間、想像祖國文化社群：「她何以得歷經那述說中不只是兩人之間的性愛？那深切的愛，歷經幾世幾劫都尚不能完成的愛，何以還須要有他人？……『不只是兩人』便可以複雜的複數。」(頁 162) 何方認為這種複雜、複數的性愛不見得只有享樂，大概是對何春蕓等人的回應：「那與一個男人歡愛卻心中另存他人，被認為是一種至大的滿足：肉體與精神俱足。可是，如若肉身的享受與專注相關，對另個男人的想像，必然干擾正進行的性。」(頁 163)

三、《七世姻緣》向何方？——跨地情愛的多元指涉

就多元性伴侶的操作面而言，《七世姻緣》提出錯綜而又逼真的描述及詮釋，其中包括何方與陳定國、王洋、周曉東等人，還有各地旅遊時的邂逅，在物質、身體及思想（或意識型態）上，其實都需種種磨合。即使是周曉東這位儼然是故事中的「第一個中國男人」(頁 86)，或七世姻緣中的舊情人，何方也充滿了焦慮與害怕：「自識得他後，只要與周曉東相關，那不知從何而來悲慘的哀傷，沒來由的慌亂，如此深心的酸楚與哀傷。／總令她深自害怕。／（那情愛總是相關著災難？）／也是自識得他後，在混亂的時差裡，睡下幾個小時即醒來。先是藉著藥物調整睡眠，希望整個睡眠類似的夢開始糾纏。／應該是旅行回來後，能進入一種空茫的狀態，真的是無夢也無歌，像一道心電圖上死亡後特長的直線，一直一直成直線的在進行。／在夢中，夢到自己睡夢中醒過來，在黑暗中害怕著，起身要開燈，由摸牆壁的方式，會意到是在自己的家裡、自己的臥房（不在陌生的所在），尋不到開關，等到觸摸到，焦急的打開，燈不亮。／趕快起身到對面周曉東房間，還好，他在（知曉自己仍在睡夢中，周曉東才會就睡在對面的房間）。便在他的臥房同他一張床睡下，躺在被子裡，西式的鋪床方式，他怕天冷吧，除了床單與原來的毯子，又加上一重被子，有花樣的藍色格子狀被套。蓋上身來時，西式的鋪床周邊本就塞得十分緊實，躺進去腳掌都無從向上伸，直覺的感到像是被埋著一樣。／埋進墳墓似的，而且是一重又一重嚴嚴的掩埋。／動彈不得、就此不見？還不覺得周曉東就睡在身旁。驚然中醒來，以為自己仍在作夢，

所以是睡在他的床上。／然後更醒過來，發現在自己的床上側著身子醒來。／是個夢。夢到自己在作夢。／試了房間的燈，沒壞。是在自己的臥房內夢到自己在作夢。／沒有理由她要對他動心，而且，無可抑遏難以收拾的動心。／然後，全然無預期中，於北投，那『巫女的所在』溫泉區裡，何方開始真心相信，她與周曉東之間，存在著某種難以言說的因緣。／（注定不會有結果，甚且未曾真正在一起，只是彼此痴心相對的情愛？）／出自於本能，一種連自己都不能理解的防衛機制，何方深心恐懼著」。（頁 84-85）

在期待與幸福之中，其實也充斥不安與災難意識，一如夢境的糾纏，不容分辨真假或時間的延續性，也就是在這種過去、現在、未來時空交錯，而又在神話、意識型態及真實接觸之中，雙方對孟姜女、秦始皇乃至牛郎織女的理解、記憶都在歧出的文化、社會情境中展開其異質性，畢竟中國經歷過文化革命及急遽的民族與資本主義化愛情，傳說的感染力是在相當不同的領受結構下形成與效驗與作用，何況周曉東有自己的家庭，何方自覺到第三者的身分，而何方也多年與陳定國同居，在偷情偷性之中，彼此不自禁的另類干擾，其實始終揮之不去。

這些干擾又再加上統獨的爭論，臺裔包二奶及中國男人貪圖女臺裔律師的錢，始亂終棄的背叛事件層出不窮，（頁 190-193）並特別是周曉東不經意間吐露出的中國族群中心主義，將何方視作「島上的女人」的貶抑說辭，都令何、周的多元性伴侶關係充滿了吸引與矛盾的兩難，也暗藏了彼此在累世以來均得分手或以悲劇收場的災難。小說結尾部分，周曉東在西藏出車禍身亡，而何方則在上師的教誨中，進入光明，從中甦醒，收心攝念，瞭解到六道輪迴的解脫之道。（頁 300）

周曉東來自中國，但出生於漳州，因此在語言、文化、族裔傳承上，與何方有幾個連絡點，但故事的重點則在異中求同、同中求異，而且經歷了神話層次的累世姻緣及其遺緒之追認與肯定方式。這種以七世姻緣的神話論述為出發與結束的故事框架，實際上不斷被彼此的意識型態差異及真實的生理社經行為所解構、干擾，以何方之四角的性關係及其旅遊所造成的脫軌或離散（去中心），而周曉東又是官方代表，在臺灣的言論觸犯北京，回國之後，更加謹慎，幾個事件由「巫湯」到「斷橋」、「藍色水母」及臺胞女律師遭背棄等均加強其斷裂作用，讓臺獨的意識更具真實操作層面上的合法性。雖然「她對他的愛改變了她對他的城市、他的國家的觀感」（頁 196），但是記憶中熟悉的城市，「千百年來一直相似存有」卻是個問題。往往在實際接觸中發現中國人是與臺灣人有極大的歷史文化差異：「共產主義先『異化』了他們一次，接下來資本主義再『異化』一次」，「徹底的摧毀舊有的一切，道德、規章、法則都不算數。」（頁 187）何方坦承：「他因不同國家、社會體制而來的其特差異，致使吸引更加強烈。『老天，我們講同樣的話，使用相同的文字，』她不只一次的說：『可是我們如此相同卻又全然不同。』」周曉東點頭。何方知道他當然清楚彼此的不同。認得周曉東有一會兒後，何方更坦然的告訴他：『我覺得和一個中國男人之間的距離與差

異，大過於一個歐、美的白種男人。』與那歐、美的白種男人之間不只有文化的不同，事實上還隔著種族的差異，可是為什麼竟感到較容易溝通呢？與中國男人之間，又何以有這樣的雖是差異但致命的吸引？」（頁 183）周、何在泉州找到各種原始的聯結點（從族群歷史到七世姻緣傳說），兩人並肩站在福建的拱橋，締建千年的盟誓，彷彿梁祝、白蛇、董永的故事又復活，但卻被強風、水柱所澆冷：「霎時瞬間便只見那強風帶著漫天水霧、藍色雷射光於上奔行前進，如此特異的美麗。終必然，驟然間，光逝，水霧於前方遠處下落，兩者都消失不見。／何方佇立張口咋舌，手臂上遍起疙瘩，久久不能自己。是因著水，風帶來涼意？儘管周曉東就在身後寸土寸地，為她擋風遮雨，奇特的是，她全然感覺不到他的體溫。他們之間，似乎不存在著溫度。」（頁 153）

刻骨銘心的愛又與刻骨銘心的遺忘（頁 118）彼此糾纏，何方從王洋這位異議份子身上找另類性經驗，遠赴中東、歐洲、馬來西亞、太平洋群島，去逃避、去透過他人來達成欲求／遺忘：「得是這種域外的域外，方建立得起一種新的愛，來自遺忘的愛。」（頁 118）何方屢次談及臺灣的移民與殖民經驗，藉此凸顯臺灣與中國的差異，但是周曉東的漳泉出身及其家族為國民黨背景，經歷過黑五類的鬥爭，曾遭「舊社會陽光」的照亮等等，均深深吸引了何方，覺得彼此有著某種關聯，（頁 182）但是即使在最親密的時候，「島」與「大國」的中央與邊陲差異、「獨統之爭」及軍事威脅均與他們長相左右，這是在神話論述的連結點之外，歧生出的意識形態阻絕，在身心的結合之中，常要想到的「傷害」及「敵對」問題：「『可是，』何方憂心的加上：『如果發生了狀況，我們一定是會被你們傷害的。你們的成長過程披荊斬棘，只有自己，自身的利益。我們一定難與你們匹敵。』／他們借托於『複數』與『全體』，在彼此身上尋找。他們所處的時代讓他們可以就中國、臺灣，甚且還可以加上香港來評比。還真是個不同的『兩岸三地』。」（頁 185）「島國」的定位及其國際處境在《七世姻緣》中是個不斷被影射但卻不明顯提及的問題存在（problematic），由於深愛周曉東，何方基本上不大考慮國家認同的敏感議題，但是此一沉默傾向卻以無意識的方式出現，讓何方驚覺她只是個「島女」，而且是沒有身分的「二奶」，或只是與周曉東逢場作戲的多元性伴侶豪放女，儘管有其娛樂之性愛快感，但卻不斷被災難感所折磨，一如臺灣遭到中國在外交、國際組織及各種機構上加以孤立、宰割，而且以上千的中程飛彈對準，隨時可能有「覆巢無完卵」之虞，更不用提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中國製品充斥，以低價位回銷臺灣，導致市場喪失競爭力，並在天候、空氣上受到中國沙塵暴的全面籠罩，不僅吃各種來自中國的不明食品或污染物質，而且在政經上遭到挾持（entrapment），不能接受國際奧援。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何以一向與民進黨走得很近，具有本土意識的李昂會在馬政權之下寫出此一作品，讓何方投懷送抱，似與「敵人共枕」，臺灣的學者因此對李昂的《七世姻緣》大致予以不理不睬或刻意打壓。李昂表面上是飆時髦，以大陸熱當背景，但是在三個

層面上，她的小說人物並不單純或天真，何方對中國的問題其實很清楚，當然有些時候仍有失算或穿錯衣服，如在上海，與周曉東見面，她沒想到會那麼冷，但她與臺商長期接觸，有許多高層朋友在兩岸，上海及北京的發展，及其空氣污染，乃至人心經過文革與資本主義兩度「異化」之後的情況，她不忍在周曉東身上去發揮，倒是在六四異議份子王洋及一些中國人找到批判點。藍色水母、古橋沖斷、臺胞被騙失身失財，尤其何方自己經歷到差點被綁架、撕票的遭遇，均具體道出中國在少數人及地區快速繁榮之後，整個社會所充斥的冷漠及暴戾，而小說最後以西藏的車禍結束這段「七世姻緣」的糾纏，何方透過佛教儀式，揮別冤孽，重新得到生命的寧靜及安頓，可能是在李昂去夏赴西藏旅遊之後，有感而又不致寫得太明白的欲言又止吧？

四、結論

廖朝陽在討論《迷園》及《北港香爐》時，將性、政治與媒體之象徵交換意義體系，⁴透過性愛調情與語音表達能力，去分析女性身體如何將公共及政治論述，加以貶抑，使之成為漫無節制的謠傳、中傷或渲染（頁 355-356）。《七世姻緣》則以身體、性愛的論述去觸及兩岸交流的政治敏感地帶，在敘事架構上是個大突破，而在神話故事意識型態與真實接觸三個層次上的互動，也頗生動地描繪出臺灣與中國在文化大傳承、族裔與歷史背景、政經貿易發展上的難分難解，尤其扣緊了何方與周曉東之跨地情愛關係，由泉漳到上海到北京。

不過，一如「何方」的名字所暗示的，臺灣的認同在何處？何方是兒家？她的男友陳定國具臺獨安排的意涵？「何方」這個名字的意義性及其飄流失所之指涉，正象徵了臺灣中產階級的全球流動彈性公民數（flexible citizenship），比起中國在民族主義高漲之下，連海外異議份子都無法不提中國，而且不斷將其視野限囿於中國（北京），何方所象徵的全球流動性應是臺灣的另類出路？

一個核心問題是：何方「癡心妄想」中國男人，不斷「希求」能將她的身體給他」之際，（頁 86）其實對那「最完滿的結合」（統一？）打從心底便有不安、恐懼及絕望（「天生註定不可能」）。在缺憾不完整及斷裂之中，彼此的「愛」才變得可能，在「性」與「愛」之間存在著意識型態與國家機制之間無法抹滅或磨合的差異，正是這個歧出因素。這一方面加強了彼此的吸引及其結合欲求，但在另一方面卻解構、鬆綁了家國想像。周曉東車禍

⁴ Chaoyang Liao, "History, Exchange, the Object Voice: Reading Li Ang's *The Strange Garden* and *All Sticks Are Welcome in the Censer of Beigang*." *Writing Taiwan*, ed. David Der-wei Wang and Carlos Rojas. Durham: Duke UP, 2007. 348-69.

死亡，何方到處旅遊，雖在靈修中獲得啓示，但伊人已逝，神話斷絕，新女性挾其菁英浪蕩階級的多方資源，卻仍可到處留情、追憶、遺忘、超越，只是那種身體與生理的性真實存在可能是不斷活在七世姻緣神話的陰影及其因果蔭應之下。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李昂：《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

Barthes, Roland. *S/Z: An Essa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0.

Chaoyang Liao, "History, Exchange, the Object Voice: Reading Li Ang's *The Strange Garden and All Sticks Are Welcome in the Censer of Beigang*." *Writing Taiwan*, ed. David Der-wei Wang and Carlos Rojas. Durham: Duke UP, 2007.

Freud, Sigmund. Joan Riviere: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On Love Across the Strait in Li Ang's *Love for Seven Transmigrated Lives*

Ping-hui Liao*

Abstract

Li Ang's fiction has frequently focused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x and domination as well as loss and power. She has also explored the erotic and the political, nightmares and nationalism, gustatory delicacies and the gourmet, tying together politics, business and Taiwanese popular culture within her exemplary narration. Her most recent fiction *Love for Seven Transmigrated Lives* has delved into cross-strait romances, limning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rough her detailing of erotic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she probes the sensitive space of the body and political systems. This paper investigate cross-strait political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to explore how Li Ang's writing interrogates genre boundaries through sex.

Keywords: Li Ang, *Love for Seven Transmigrated Lives*, Quan Zhang, across-the-strait

* Professor, Chuan Lyu Endowed Chair in Taiw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UC San Diego, U.S.A.